

adaptor / October 22, 2009 07:29AM

[\[現身說法\] 人要像荖濃溪的魚－桃源鄉復興村民謝清蘭專訪](#)

本文摘要：不要說我們想回家而已，魚也會想家，風災後，山上荖濃溪的魚被沖到下游去，最近水清的時候，看見他們逆流上來，有的一直沿著荖濃溪跳上去。我都告訴我的孩子，人的生活不要像葉子掉到水裡，隨波逐流，要像荖濃溪的魚，逆流而上，面對原來的生活。(圖/康椒媛。勉勵自己要像荖濃溪的魚，逆流而上的謝清蘭,20091019)

)~88News.org

[現身說法] 人要像荖濃溪的魚－桃源鄉復興村民謝清蘭專訪
文/康椒媛 on 十月 21, 2009

前言：

高雄縣桃源鄉內，多是布農族的部落，莫拉克災後，全鄉有10個村受到影響，地貌變化巨大，各村受損情形不同，其中勤和、高中、建山村民已經陸續返家，其他族人多半還住在高雄營區內。

以下文章受訪者為復興村族人謝清蘭，她將颱風來襲的過程，村民在山上的應變，要下山的心情，以及自己對未來的想法，作了十分清楚的描述，記錄者盡量以全程聽打的模式整理，希望能讓讀者盡量瞭解受訪者想要描述的整體情形。

受訪者：謝清蘭，1963年生，高雄縣桃源鄉復興村，布農族人，務農，單親媽媽有3個小孩。

記錄整理：康椒媛

以下為內容整理。

風雨開始至安置之前的狀況

在山上設法去找水

(2009年)8月7日晚上，差不多晚上10點多，開始斷水斷電，我的手機撥不出去了，那個時候是禮拜五嘛，本來就下一整天了，接著就是禮拜六，其實我覺得風不是那麼大，就是雨水，一直下一直下，我們也沒有自來水了，我們就靠雨水吃飯、洗澡、洗衣服，都是雨水，我們把可以儲水的全部拿出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

沒有電就利用白天的時候，其實有幾次我們山上會停電，但不是像這一次，只要一停電，雜貨店的蠟燭一下子就賣光了，但是就有的居民會互相說「你還有幾支？」，如果都沒有，對方會分給你一支。

那幾天我們就利用還沒天黑的時候，吃飯、洗澡，晚上就用蠟燭嘛，晚上也不知道要幹嘛，因為沒有電，然後一直這樣子，連續下雨。

我是我們村莊負責社區收水費的，那個山水有維修人員(一年一聘全職)，第三天的時候，我就去找那個維修人員，我說「你先去看那個水源頭」，因為我知道那個地形，我叫他在哪個地方看看「有沒有我們可以拉的水」，我說「隔天我們去拉水」，但是因為我們只有3個人，我告訴他「我們明天會帶第三鄰的，你們第二鄰的再找人」。

我們社區就去找水了，那個時候的水還是污濁的，所以那個建山(村)每次在這邊說「怎麼回去？那個水是污濁的」，可是我的想法是，有路了、有電了，這個本來就是天氣好的話，那個水會慢慢清的，因為我是想說，「我們面對那個污濁的水，就看我們要怎麼去使用」，那個也不是有毒的水，我們是這樣子在山上差不多一個禮拜，8月16日禮拜天下來。

這一個禮拜到最後，8月剛好有媽祖筍(麻竹筍)正在長，還有南瓜，變成我們的菜，我們在山上都吃那些，然後有的在村莊分一分，之後我們就拉到那個水，我覺得電沒有還好，那個水沒有更不好，「所以只要有水，就好」。我們村莊很快，不到一個禮拜就有水了，「能去拉水的就去，不行的也不勉強」。

我們是復興，再過去一條河，叫梅蘭段，中間的那條橋被沖毀，我們那個時候接完水，隔天我們繼續做竹竿的樓梯，因為對面有幾戶的人，他們沒辦法過來，我們就做那個竹竿的橋，讓他們過來，也是村莊一起去做。

在一個禮拜當中，沒有物資下來，我覺得最不好的就是「沒有無線電」，那是政府要改進的，現在不曉得下一次又是什麼災變，我們沒辦法對外聯絡，每個部落都要有無線電，這個一定要做到。而且，也包括電信局，我上次在佛光山，我跟電信局的人聊過天，他們說他們「會改進，在一個點會做一個設施，颱風天電話也都可以通」。

我特別聞到的是泥土的味道，非常濃

那一個禮拜當中，我們完全不曉得電視在播放的都是災民，我們完全不知道外面是怎麼樣。我們只看到每天很多直昇機，都是經過，因為梅蘭有派出所，再進去梅山有派出所，他們有無線電，我們沒有派出所，以前是有，後來拿掉了，所以我們只看到那個飛機一直過我們的村莊。

反而是外面的孩子、我們村莊的人，其中有一個是消防隊的，他是住高雄，他就要求國軍說帶他進來，那個時候一直說我們裡面有掩塞湖，他們說「有17個球場大」，我也不曉得那個是多恐怖，他們一直說這樣子，一個是消防隊的，一個是警察，就是這兩個人搭國軍的直昇機，進去把我們說服，他們說裡面是怎樣的危險，我們才下來，我們原本不打算下來，所以很多人想到他們就生氣，因為不想下來。

我忘記是第幾天，因為每天都在下雨，那是最後一天，有潰堤，我們不曉得原來裡面有掩塞湖，那一天晚上，潰堤的時候，差不多剛剛7點，經過我們村莊的時候，從梅山再進去一直沖下來，那個就是最危險的。

那個時候我們什麼都不知道，那個時候好暗喔，「可是我特別聞到的是泥土的味道，非常濃」，因為我們村莊前面是南橫公路，在上面還有一個平台，有很多住戶，再上面還有分三層，我們是最下面，比較靠河床。

7點多我本來想睡覺了，我就覺得為什麼泥土的味道特別濃，原來那個時候，掩塞湖潰堤，水不知道量多少，把我們原本沒有被風災弄壞的吊橋沖斷，我們本來很慶幸還有那一座橋可以去田裡，但是全部被潰堤的水沖斷了。就是那一天晚上，那個味道好濃喔，我覺得這不是很正常，我就問下面鄰居，「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？你們不覺得這個味道很濃嗎？」都是泥土的味道。

因為水漲高的時候，把兩邊的河床，該沖刷的沖刷，該垮的都繼續垮。我們是荖濃溪的上游。然後，我一直去問更下面的人說：「你們不緊張嗎？你們不覺得很異常嗎？」我就跟他們講說「我們今天晚上不能在這邊睡覺了，我們要到上面」，上面有教會，我說「我們現在要走，你們聞不到這些味道嗎？」之後，我看到他們也都在準備，他們的車子一直往上面，那天晚上我們搬上去，隔天之後我們才發覺原來掩塞湖潰堤了。

樟山村：聽到好像直昇機的聲音，原來是潰堤

在更裡面的樟山村，有一個人講，他們的情況是他們兩邊的河道不是那麼寬，我們是非常寬，他們也是比較靠近河床，其實那個河床本來是非常深，現在是已經無法想像，那種在腦子裡的畫面。

那個人就跟我講說，現在睡覺太早了，因為不到7點，他跟太太玩撲克牌，他就想說「這個時候怎麼有直昇機的聲音」，哪有晚上直昇機在飛，沒有啊。我們平常在山上，我們對危機比較有反應，他覺得不對勁，他就站在門口，不曉得水多遠的時候，他就開始聽到了。他說那個聲音大到像直昇機要降下來的聲音。他聽到聲音的時候，叫太太出來，「我們要跑掉」。

他要走的時候，他家下面一點還有住戶，他從門口一直喊，叫他們「趕快逃、趕快逃」，他一直喊，一直往高處跑，那個時候什麼都看不到，他們沒有怎樣，他們什麼都不顧，只知道往高處跑，他們說沿著產業道路來不及跑，就直直地衝上去，往高處，他說又那麼暗，只知道往上跑，他的頭一直碰撞那個竹林。

結果他們爬到一個高處的時候，都很喘，覺得這個地方已經安全了，那個時候他就想說「不曉得下面有沒有被掩塞湖沖掉」，他看到一個一個人影跟著過來，他就很高興，當他心裡放鬆的時候，他就倒下來了。

因為他本來就身體不好，然後他被鄰居又攆繼續往上爬，往上還有一個平台，上面很多人家的田裡工寮，他們就待在那邊，幾天後直昇機把他們運下來。他們沒有再下去他們的家裡了。

如果他們沒逃，就會被沖走了，多虧了他。

到處找工寮避難的家庭

我們村莊有一個地名叫「砂石廠」，那裡有一個婦女，她的孩子在台北當警察，八八節回山上要慶祝，結果那一天晚上，她們正在慶祝的時候，也就是潰堤的時候，她們的情形是更糟糕，因為這個媽媽好像總共生了9個男的，包括女的有沒有11、12個啊，她很多孩子，所以她好多子孫，

她的大兒子從台北來看她，因為爸爸不在了，他是回去看他的媽媽，我覺得最可憐的是，她們3個大人，7個小孩，小孩子都還很小，有的還抱著，有的是嬰兒，她們也覺得是不安全，她有一個兒子的家比較上面一點，她們就跑去那邊，她們在2樓，結果發現1樓都是滿滿的水，還好2樓可以從窗戶外的斜坡跑掉，

什麼都沒有帶，打赤腳，這個砂石廠是一個很大的平台，上面一樣很多務農人的工寮，那個時候她們是晚上在跑，找休息的地方，結果有的工寮鎖起來，他們就打破，因為她們有小小的嬰兒，還好現在很多原住民的工寮會放瓦斯、瓦斯爐、米啊，她們總共跑了3個工寮，第一個工寮她們有待在那邊，但是怕萬一有土石流，她們就拿著人家的鐮刀，又跑到別的工寮，她們一直找比較安全的工寮。

那個時候，雨一直下、一直下，白天的時候，她們拿人家的棉被還是什麼袋子，不斷地放狼煙，我們又沒有辦法去幫她們，因為荖濃溪上游那個水大得那麼恐怖，我們都擔心她們的人有沒有被沖走，因為距離滿遠的，她們放狼煙的時候，我們就知道，她們很安全，他的孩子也在對面放狼煙，意思是說，我們回應「我們知道你安全」，那個時候我們很替她們擔心，因為她還有幾個孩子在村莊，我們問說到底幾個，他們說「7個孩子，3個大人」。

我們村莊有一個退休老師，老師就想說「每次抬頭看那直昇機，直接進去、進去，沒有停下來」，他已經寫好紙張，如果直昇機、國軍要救人的話，讓他們知道我們有人需要被急救，那兩天三個晚上，砂石廠他們是最辛苦的，他們都一直跑來跑去，雨水也不斷下啊，那邊也是有土石流，住在那邊都會擔心，不好的是，我們都沒有對外聯絡的工具。

有幾天，我們是緊張過，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下一步要做什麼，不是坐在那邊等著，說「沒有水」，其實要去找水，那個是我先去想的，因為山上房子的廁所幾乎都在屋內，只要沒有水，是多麼地不方便，所以我就想說，即使水是污濁的，只要有水就好了。

下山前，我殺了兩隻雞

砂石廠那10個人是第一個被帶走的，不知道是誰跟隔壁村的警察聯絡上，我們好像是最後一批被發現的。我們要走的時候，讓我沈重的是，我有兩個小孩子在讀書，叫我們下去就不能賺錢，可是有孩子在讀書，那時候我就會想留在山上不要下來。

那個時候是強制下來，整理東西的時候也是匆匆忙忙，被緊急地趕下來。一方面，我有一個國小三年級的孩子，那個不是我的孩子，是我二哥的孩子，我二哥走了，我照顧他的五個孩子，那一天晚上，他突然發高燒，我好緊張，我本來堅持我不想下來，很多人不想下來，幾乎都是被強迫的。

小孩子燒到自己發抖，燒得太厲害了，還好我有留退燒的藥，後來有退燒，「是那個孩子把我堅持留在山上的心，弄軟的。」如果他再燒的話，沒有車子，沒有路啊，所以那天晚上，我就想「好，我明天就下去」。

我現在要上去都是偷跑，因為我兒子會罵，那時候一個禮拜（直昇機載下來之前）在山上，其實我們在那邊沒事啊，可是我不曉得原來我的孩子每天在旗山等直昇機，看我什麼時候下來。加上新聞把災害播得太嚴重了，我們待在村莊很安全，我們沒有亂跑，亂跑的話有土石流、水都在漲啊。所以那次下來的時候，其實我難過的是，不知道下來，我們要幹什麼。

要上飛機的時候，我是很恐慌。一方面覺得有史以來第一次碰到這樣的情形，第一次坐飛機，然後我難過的是這樣子離開村莊，在直昇機上面的時候，可以看到周圍面目全非，腦中美麗的畫面變成眼睛看到的，看到的時候很想哭，

另一方面想到下去的話，我們的下一步要怎麼生活？怎麼走？我還有兩個孩子在讀書，在花錢，我考慮到經濟問題，那個時候帶著很沈重的心情下來。

那一天一大早5點，我看到很多雞啊，這些雞很可惜，都會死掉，「而且都很漂亮吶。」我殺了兩隻雞，我想說既然要下來，我殺雞給我的孩子吃，我不知道台北的孩子有下來，我本來還要裝兩個南瓜，但太重了，我又把一個南瓜放

下。我揹著，我們到旗山的時候，我的兒子說「這是什麼」，我說一大早我殺了雞，他說「妳知不知道我在這邊緊張死了，妳還殺雞」，

我的小女兒，我下來的時候，她看到我的時候是很高興，後來她一直看我的周圍，問說：「我的狗呢？」，我說在山上，她說：「妳把他放在山上？」她從那個時候開始心情不好，我看到她心情不好的時候，我是很難過，因為狗這個時候會很餓。我帶兩隻貓是因為只帶其中一隻的話，會很難過，所以我沒有帶狗，我還要帶行李和三年級的孩子，東西太多了，就沒帶狗下來。

下山後到現在

先去安置所

那一個禮拜，我們不知道新聞播得那麼感人，我們在山上是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，後來才知道孩子在電視那邊，在哭，我的小孩子有上電視，剛好我們村子是最後一批，有40幾個恩一起下來，下飛機的時候，要坐小巴士，很多像警衛的人不讓其他的人進來，要讓我直接上到小巴士，那個時候我兒子在找我，他從前面第一排，看到我們村莊的人，就開始問說「我媽媽呢？我媽媽呢？」他是要給我手機，他也知道我們要上到巴士，放到另一個地方，他比較突出，所有那一天他有上新聞。

那時後跟去安置所，因為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。我第一個想法是，先跟著他們，最起碼他們三餐是免費吃的，然後再打算，因為我什麼都要考慮到，就這樣子從佛光山來到這裡（燕巢鳳雄營區），在前面也有做八八零工，那之後上上個禮拜也有燕巢鄉公所的應徵，我沒有參加，是因為我想回家。

我想回家，開始工作。

我想回家，開始工作。我們4月份要採梅子，要除草了，我們還有愛玉。我們第一次回去的時候，3、4個禮拜前吧，那個時候下來比較匆忙，一直很擔心家裡到底怎樣了，回去的時候，一個婦女還有一個78歲的老人，我們一起走路回去。

第一次回家，走了6個小時

我們坐車到甲仙，叫一個高中村人到甲仙接我們，到有路的地方，還沒到桃源之前，有個地方叫深溝，我們在那邊的河床下來，開始走河床。其實那時候，我把事情想得很簡單，真的走路時才想說「原來是這樣」，很累。

而且那時候我只有帶比較大的寶特瓶的水，我沒有想到78歲的老人家沒有帶水，結果我想說把這個水讓她喝，就一直沒有喝水。我們走到中間的時候，剛好有小溪，那個水已經很乾淨了，我才喝那邊的水。

老人家走得很快，「無法想像會這麼厲害」，她跟我們講，她很怕說會變成我們的負擔「我很怕妳們擔心我」，我們這樣子一直走路，她就跟著我們一直走，走了六個小時才到家。

78歲的老人家打算不下來，路程太遠，外面也住不習慣，她在裡面待到芭瑪颱風，又被強制下來，現在在陸軍軍官學校。我後來也是走路下來，大概待了兩個禮拜，我小女兒現在只要是哥哥打來的電話，她都不接，二女兒說：「媽，妳就想到妳想上去，我怎麼死的妳都不知道」，她的意思是說，她的哥哥叫她要看好我，不讓我回去，我回去他會罵她，所以，我上去都是偷跑的。

我為什麼待兩個禮拜，我們起先只是上去打掃自己的家裡，剛好碰到我們公所的清潔隊長，叫我們留下來，他告訴我們要做社區的消毒，因為很多的狗死掉，怕會有病媒，包括打掃，丟那些死掉的狗，所以我們待兩個禮拜就下來。

我們村莊的狗，只要是會找食物的，現在都很胖啊，因為金煌芒果是高熱量的，他們會去人家的田裡找吃的，會去找的就活，不會去找食物的就死。所以我們村莊烏鴉變很多，還有白白鸞鸞，有的狗死掉，有很臭的味道，他們吃那些腐爛的肉和蟲。

越走越有經驗

前天（10月17日）我上去，我們在勤和開始走路，差不多走4個小時，之前是在「深溝」，我們要過荖濃溪，水太大了，怪手用爪子把我們裝到對面，其實很危險，我不知道那個怪手有沒有經驗，他勉強把我們弄到對面，我們差那個

石頭還差一點點，我們的腳和手一失手的話，下面是急流，怪手就說「妳們要自己小心」，因為我們是想回家，所以我們不怕，我們的念頭只有想回家，其實我們那個動作很危險，人家看了會罵。

後來一直沿著河床走，到家裡還要過一次的水，我們的家一直上去是在右邊，可是我們要避開急流，我們必須要先到左邊，沿著左邊荖濃溪一直上去，快要到村莊的時候，再打電話叫村莊的幾個男人到河床接我們。

其實我們一直涉水也有拿到經驗了，要穿雨鞋，第一次走時打赤腳，腳底很痛，原來那個不對，過河急流自己要穩住自己的腳，步伐要快一點，不是直直過河，要稍微斜斜下來，一步一步穩，腳要快一點。

我們4個人，他們把我們女人放在中間，兩邊是男人，大家手牽著手過河，水很急又非常污濁，衣服都會濕掉，走路走好幾個小時又乾了。他們開車到河床，過河後就開車送我們回家，不到5分鐘。下來的時候，因為有怪手在做便道工程，就少了1、2個小時下來。

我們村莊很多狗，雖然死了很多，那些狗已經不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誰，誰在村莊，他們就一直跟著那個主人。我們過河的時候，那些狗全部都過河，那個狗很厲害，被水沖下去，又從下面走回來，沒有被沖走，很會游泳。我們要走的時候，我們會把他們趕回去，像我們昨天要下來的時候，還是村莊的男人把我們帶到對岸，他又把狗叫回來。

值得學習還有要感謝的，以及感想

我在山上的那兩個禮拜，有一次，我站在我們村莊看下去，遠遠地就看到沿著河床走路的人，在走路的梅山村的人，看下去的時候，心裡好難過，我想說怎麼會變成這樣的環境，之前在腦子裡面是開車子，那麼輕鬆就下山，

我們原住民以前有東西是這樣子揹（額頭搬運），不是放在肩膀，我們布農族是這樣子，我遠遠看到他們這樣子，我心裡好難過，我很想哭，我覺得怎麼可憐到這個地步啊。因為從來沒看過這樣的畫面，他們揹的就是他們的必需品，還要過河，

像昨天我們下來，我們看到梅山村民將近10個，也是一樣走路，以前是會車，現在是走路相會，而且連雞飼料都揹上去，我想如果假如是我的話，我不要，我去煮白飯餵雞就好了，所以梅山村給我的印象，就是讓我學習他們堅持守著村莊，對村莊、未來要在那個地方，給我打氣。

營區大部分梅山人都走了，都回家了，梅山是值得學習。我們（復興村）這邊是說，「只要村莊有水有電，就可以了」，建山和高中村，他們好像是不斷的要求說「好，我們回去的話，要你們提供……」，他們有很多的要求。對我們這些很想回去的人，我們說「為什麼要要求？」

經過這一次風災，我們有避難的地方，我們要感謝很多很多的人，即使是政府的政策有一變再變，可是我覺得最起碼，不管政府怎麼樣，其實他們是為你們好，讓你們在安全的地方，還提供免費三餐，甚至我們還收慈善機構的物資和錢，關懷也有。

我們也沒有想過，會有這樣的。如果換成我們在貧困的國家，誰會知道我們在山上怎麼樣，所以我就覺得，為什麼我們人會這樣，我看到他們好像有過份的要求，而且每一次政府官員來的時候，我們應該要用很感謝的心，或是如果我們想要求什麼，要用很理性的，結果都會生氣罵人，我都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會這樣。

要真正地謙卑，不管遇到什麼苦難。當然我不能說他們怎樣，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，我覺得好像經過這個風災，沒有把上帝的話實行在這裡，這個等於是給我們的一個挑戰，結果我們好像不能戰勝挑戰，反而看到貪婪、自私。我看到的是很難過，我難過的是，幾乎每個人都會說「我是基督徒」，其實完全是相背的。

經過這次風災，從佛光山來到這邊，好像讓自己看到自己，當物資在我們眼前，當金錢在我們眼前，我們可以想我們的貪念在什麼程度。就是讓我看到自己，我們在山上都不會這樣的。

就像我，我看到那個錢的時候，很高興，因為我可以給孩子生活生活費，我會想到說這個錢應該是得來不易，一方面我很高興，一方面我會想到奉獻的人，不曉得這是誰的錢，很感謝這些慈善機構、政府。

我自己很清楚，政府不可能會一直照顧我們，而且我們本來就是要回到現實生活，原來的生活，我一直想回去，我想整理農作物，產業道路都受損了，本來一直期望可以來得及採收愛玉的果實，可是看這個路啊，都一直延期延期，其實待在營區裡面，我一直有一種不好意思，對啊，我們已經待很久了，總不能一直待在裡面，所以一直很想回去。

越域引水的聲音，在這裡就聽到了

我們村莊好好的，其實這次土石流，不是像慈濟的那個觀念，錯了，他們一直說是我們在山上濫墾，所以很多土石流是因為我們在山上，其實不是，這次土石流，我們的田裡沒有土石流，反而是沒有在整理的地在土石流，然後是兩邊的河床。

那個越域引水在「勤和（村）」，我們在「復興（村）」，距離10公里，他們在裡面做，3年了，他們從勤和要穿那個山，在裡面蹦蹦跳跳的時候，地都在搖，靠近那裡的話非常明顯，穿洞的聲音都到我們這裡了，三民鄉也一樣，從勤和要穿到民族那邊，民族那邊也在挖，從三民鄉他們要在地裡面會合，越域引水要負很大的責任，但是他們不承認。他們在勤和做山洞，勤和再進去就是三個村，復興、梅蘭、梅山，我們有抗議，去台北的立法院抗議，幾個人而已，政府怎麼會聽我們的聲音，他們還是堅持做啊。

結果，現在水利局也是損失很大，整個被埋掉了，光是大型的吊車、怪手、好多的機具、很粗的鋼圈，看起來就是一座山，都全部被埋了，或被沖了，現在是平平的，完全看不到之前的工程。

我們都在等，什麼時候有路，我們就回去。不想回家的，就有太多理由，想回家的，就會自己來。

要像荖濃溪的魚，逆流而上

在我老公走的時候，我是非常痛苦，讓我的人生成長很多，如果不是我這三個孩子，我早就跟著走了。

我先生剛剛走的時候，只要一想到，我會隨時哭，最後我還是讓自己哭，不管在拖地的時候，不管在工廠的時候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一個人的時候，會乾脆讓自己哭到身子蹲下來，好像哭得很爽，然後再站起來拖地，我會允許自己哭，但是哭完要站起來，有時後會覺得怎麼會是這樣的生命，但還是要面對啊。

這當中我也在想，到底我們人活著的價值在哪裡？這個我一直在想，我覺得活著好痛苦，我先生是突然地走，我在沒有辦法接受的環境，太痛苦了。我願意照顧我二哥的孩子，是因為我一直在想，我們活著的價值在哪裡？最後我找到的答案是「幫助人」，所以我就選擇照顧我二哥的孩子。

我每次碰到喪偶的婦女，當她們一直訴苦的時候，我不想聽，我想聽的是，妳要振作起來，妳要面對事實，我會一直跟她們打氣，就像那些荖濃溪的魚都可以逆流上去，那也是讓我激發，說實在，我先生剛走的時候，也包括現在，我不喜歡想到未來，我不想想得更遠，那種日子好像會讓我覺得很徬徨，沒有目標，很怕面對未來，

我帶著這些孩子，只有告訴自己「不要想很好，就是這樣一天過著一天」，這樣子一直告訴自己，聖經說「每個人活著的定數，上帝早就給我們了」，今天我們面對這樣，我們就要乾脆面對，而且不要告訴自己我們怎麼特別可憐。像梅山村這個樣子，不管是在逆境當中，他們還是一樣回家，就像我看到那個荖濃溪的魚，水是污濁的，但是牠們就是要回到牠們原來的生活，那種會激勵我，回到原來的生活。

不要說我們想回家而已，魚也會想家，這次風災後，山上荖濃溪赦免魚（台語發音）、苦花魚等等被沖到下游去，最近水清的時候，看見他們逆流上來，有的一直沿著荖濃溪跳上去，有的聚集在村莊下面的湖裡，我告訴村裡人，不要去電魚或釣魚，他們好不容易回家。我都告訴我的孩子，人的生活不要像葉子掉到水裡，隨波逐流，要像荖濃溪的魚，逆流而上，面對原來的生活。

[Source: <http://www.88news.org/?p=705>]

Edited 1 time(s). Last edit at 10/22/2009 07:30AM by adaptor.
